



春日读《诗经》

□ 梦阳

春日的阳光透过纱窗，斜斜地落在书桌上，将摊开的《诗经》映得泛黄。窗外，一株桃树正开得烂漫，粉红的花瓣偶尔随风飘落，恰似书页中那些古老的句子，轻轻摇曳在时光里。

我向来觉得，读《诗经》须择春日。冬日太肃杀，夏日太燥热，秋日又太萧索，唯有这万物萌动的季节，能与那些古老的文字相得益彰。案头一杯清茶，热气袅袅上升，与窗外飘来的花香交织在一起，竟分不清是茶香还是花香，是今朝还是往昔。

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”开篇便遇见了桃花。注释上说，这是贺女子出嫁的诗。三千年过去，桃花依旧年年盛开，而人间嫁娶之事，也未曾停歇。只是如今的婚礼，多是车队喧嚣，觥筹交错，哪里还有“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”的朴素祝愿？我抬头望向窗外那株桃树，几只蜜蜂正忙碌地穿梭于花间，它们大约不会关心人间婚嫁之事，只管营建自己的小世界。想来三千年前的桃花下，也定有这样的蜜蜂。

《葛覃》中“黄鸟于飞，集于灌木，其鸣喈喈”的句子，此刻竟在窗外得到了

印证。一对不知名的黄羽小鸟，正在枝头跳跃鸣叫，声音清亮悦耳。古人耳中的“喈喈”之音，与我此刻所闻，可有两致？忽然想起书中那些草木鸟兽之名，今人多已不识。“采采卷耳”为何物？“参差荇菜”生何处？博物学家们皓首穷经，也只能得其大概。而古人信手拈来，皆成文章，这种与自然亲近，今人怕是难以企及了。

午后小憩醒来，随手翻到《七月》篇。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”，说的是周代农事。春日读秋诗，似乎不合时宜，但诗中那种对天时的敬畏，对农事的郑重，却让我怔忡良久。今人住在钢筋水泥之中，四季更替不过意味着空调温度的调整，谁会关心“流火”之星象？超市里终年陈列着各色果蔬，谁还在意“六月食郁及薁，七月亨葵及菽”的时序？我们得到了物质的丰足，却失去了与天地对话的能力。

黄昏时分，读到《采薇》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十六个字，道尽征人离恨。窗外的柳枝正在春风中摇曳，嫩绿的新叶如同无数个小手掌，轻轻拍打着时光。我想起城市里那些建筑工人，他们离家千里，在工地上挥汗如雨，待到年关返乡时，是否也会有“雨雪霏霏”的感慨？古今征人，其情一也，只是今人再难用如此简练的语言道出胸中垒块。

暮色渐浓，翻到《野有蔓草》：“野有蔓草，零露漙漙。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。”春日野外的邂逅，被描述得如此清新动人。古人没有电影院、咖啡馆，他们的相遇多在自然之中，以天地为媒，以草木为证。而今人的约会，多在封闭的空间里，隔着手机屏幕，失却了那份天然意趣。忽然想起前日在公园所见，一对年轻情侣各自埋头玩手机，相对无言，不觉哑然。

入夜后，春雨悄然而至。细密的雨丝敲打着窗棂，与书房里的灯光交织成一片朦胧。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”，《风雨》中的句子蓦然浮上心头。古人闻鸡鸣而知时辰，观风雨而思君子，这种将自然现象与内心情感直接对应的思维方式，在今人看来或许过于简单，但谁又能说其中没有大智慧？我们掌握了天气预报的技术，却丧失了“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”的那份纯粹喜悦。

雨声中读到《鹿鸣》：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。”古人将宴饮之乐比作鹿鸣食苹，何等清新雅致！今人宴席，多是觥筹交错，喧哗扰攘，何曾有过“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”的雍容气象？忽然想起某次酒席上，一位老板高声劝酒，非要每人“走一个”，不禁摇头苦笑。三千年的文明传承，我们究竟继承了什么，又丢失了什么？

夜深了，雨声依旧。合上书卷，那些古老的句子仍在心头萦绕。窗外，桃

花的香气混着雨后泥土的芬芳飘入书房，与书页间的墨香融为一体。三千年前的诗人们，是否也曾在这样的春夜里，听着雨声，闻着花香，写下那些不朽的诗行？

《诗经》的伟大，或许正在于此——它不仅是古老的歌谣，更是永恒的镜子，照见古今相通的人性。春日读《诗经》，读的不仅是周代的草木鸟兽，更是人类永恒的情感与智慧。那些看似简单的句子，如同春日的种子，在时光的土壤里生根发芽，年年重生，永远新鲜。

此刻，窗外雨声渐歇，仿佛是古人的低吟，穿越千年的时光，轻轻叩击着我的窗棂。坐在案前，依旧翻着那本泛黄的《诗经》，让心灵随着文字，一同穿越到那个遥远而神秘的周代，直到几声鸡鸣，我才又返回当今，那一刻，东方已现鱼肚白。新的一天即将开始，而古老的智慧，仍将继续滋养着这个喧嚣而又寂寞的时代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漆溪迷宫

□ 曾庆福

万盛经开区有很多溶洞，关坝镇一个有足球场大小洞厅的溶洞，因地处古漆溪郡腹地，洞内四通八达，环环相扣，自古就是当地百姓的避难场所，被人称为漆溪迷宫。

相传明末动乱年间，乡人躲避兵匪，扶老携幼举家入洞，在洞内住了数月，安然无恙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老洞口在半壁上，上面是100余米的绝壁、下面300余米处是溪洞。溪洞边有一羊肠小道，贴着石壁盘旋而上，到达洞口下的坝子。这里离洞口尚有丈余，于是搭一长梯至洞口。洞口不高，砌石为墙，留一洞门，在内可关上厚重木门，坚固无比。站在楼板上瞭望，洞外一切事物尽收眼底。进洞有六七米，有路盘旋而下，约400米后便到达大厅，岩缝处透进隐约的阳光，真是别有洞天。这个洞厅高约60米、宽约200米、长约400米，底部一侧有溪流，溪水清冽甘甜，水中有透明玻璃鱼，头大尾小，色嫩而肥。举头看洞顶正中，如一巨大石磨高悬其间。

晚清有一举人叫犹海龙，曾编撰《犹氏家谱》，记载了他多次随族人进洞避灾的经历。此洞附近有石板大路，是贵州正安到重庆的主要通道。当时有人路过，听见小孩嬉闹追逐之声，犹海龙便与族人打着蜡烛顺着洞内的阴河向下游走了七八里，发现石山如玉笋者不计其数，却没发现洞的尽头，就折返了。往阴河的上游走，他们没走多远就从一支洞盘旋而上，来到一个较大的干洞内，再走500米，可到山后另一处悬崖边。那里风大，人称风岩，全为白色石灰石绝壁，高与云接。

犹海龙在书中介绍，洞中建有用犹氏支祠、众多族人的仓库和榨油坊。天险地利，数百年来保全了成千上万的犹氏族人和当地乡民，确为漆溪宝地。洞壁上，至今仍留有清代避乱文人的诗词墨迹。

“三线建设”时期，国营兴无机厂得知该洞有如此大洞厅，于是开掘一个新洞口，将洞内大厅底部铺平硬化，装上电灯，成为偌大的军工仓库。后来兴无机厂迁出万盛后，洞口用砖封闭。直到2024年一公司租用该洞，安全评估后，将洞厅再次装修整治，利用洞内低温通风且有河流的条件，作为天然发酵糍粑辣椒的场所。因洞厅大，山水间的漆溪迷宫，由此再现迷人景象。（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）

古驿道上烧酒房

□ 刘友才

“安富场，五里长，泥精壶壶排成行；瓷窑里，烧酒坊，烧酒滴滴巷子香……”这首流传百年的古老民谣，打小我就会吟诵。每当吟诵这首民谣时，故乡的剪影便进入我的梦境。

我的家乡在巴蜀古驿道上的安富古镇，老成渝公路穿镇而过，五里长街，从东到西，伸向四川。

安富，古称磁窑铺，也叫烧酒房。烧酒房的名字由来已久，据《荣昌县志》记载，光绪九年（公元1883年），安富境内有一鸦屿山，山脚有条小溪，溪上有座仙人桥，桥侧破裂的大石堡形似酒坛，一股清泉从“坛”内裂缝涌出。用此泉水酿出的酒，酒味浓烈、醇香扑鼻，来往古镇的客商，常常未进镇里就能闻到酒香，故而得名“烧酒房”。

20世纪70年代，我在安富古镇读书。每天早晨，背着书包，踏着古驿道的青石板路，穿过两家烧酒坊，仿佛掉进了酒坛子里，空气中飘散着高粱的焦香。上学路上，看见烧酒坊的木门虚掩着，透过门缝，烧坊里蒸腾的热气像纱帐，酿酒的汉子赤膊挥舞着手中的铁铲，搅动窑池里的酒糟，紫红的高粱粒裹着淡黄的稻壳，簌簌作响。

儿时安富场，古街古巷，繁华热闹。街巷挂满摇曳的酒旗，酒铺门前“烧酒坊”三个斑驳的漆字，像极了爷爷酒后酡红的脸。老街上的几家小酒馆，生意兴隆，往酒馆里瞧，几乎座无虚席。赶场的几位老友相聚，围坐八仙桌，让店家用陶碗打来一碗烧酒，再要一碟花生米，或一碗豆花，大伙转圈轮流喝，断不会少了酒兴，好不快哉。我爷爷爱喝酒，但他从不下酒馆，而是让我提着那个土陶小酒罐，去古镇的

酒铺打二两烧酒，在家里浅尝慢饮。我每次走进“烧酒坊”酒铺去打酒时，卖酒的李婆婆总要问我：“打几两？”，我说“二两”。只见柜台上一个黑色的大陶碗，摆放着三个用竹筒做的量器，有一两的、二两的、半斤的。李婆婆拿起二两的长柄竹筒，打开一个陶制的酒坛，探进酒坛舀出琥珀色的酒液，醇厚的酒香便顿时钻进鼻孔，醉进我心窝。那时的酒，都是实打实的高粱酒，听爷爷说“烧酒坊”的酒好喝，喝了醉心不醉头。

烧酒房酿酒的历史源远流长，早在清朝乾隆年间，烧酒房就以盛产高粱酒而远近闻名。清光绪《荣昌县志》载有谚语：“成渝要衢有一场，街式如带五里长，浓郁馨香是白酒，名副其实烧酒房。”其实，烧酒房酿酒的历史更久远。20世纪80年代，三峡文物考古队在安富境内刘家拱桥，发掘出土大量宋代陶器和酒具，还发现了酿酒遗迹。由此，烧酒房传统酿造技艺的起源应追溯至宋代，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。

千百年来，安富场便以制陶和烧酒而闻名于世，陶与酒的完美融合，使烧酒房成了一种历史的烙印，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记忆里。烧酒房传统的酿造技艺，传承着古法的醇香，历经千年磨炼，让“古方酿醇”绵延璀璨，历久弥新，成为市级非遗。“百年烧酒坊，今日烧酒王”，这句我为烧酒坊酒策划的电视广告词，曾风靡一时，穿透岁月的悠长。

我父亲曾是一家酒厂的厂长。20世纪80年代，我走进父亲开办的酒厂看酿酒，浓浓的酒香，清香馥郁。酿酒师从刚出甑、冒着热气的“酒尾巴”舀了一小勺酒让我品尝，如今都沁着陈年的醉意。我蹲在酒窖数酒坛，一排排灰褐色的陶坛上用红纸贴着产酒的年份。父亲说：“酒是活物，要在陶土里睡够时辰才能醒过来。”每个陶坛内都装满了醇香，也装满了父亲的乡愁。

昨晚，我又梦回烧酒房，每一步都能感受到陶的风韵，却闻不见酒的醇香。我苦苦地寻觅，怎么也寻不见醉美的酒香……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